

艱難的出門



HK人與事
東瑞

處在第三波疫情中的香港，出門，變成了一項艱難的決定。難在，既要滿足生活需求，也要做足防疫以免潛在的病毒。因此我常與妻子進行一番爭論，權衡是否值得出門。所謂值得，是一次出門，反正出門了，就要在大半天內辦妥最多的事，尤其是那些因為疫情而擠壓太久、拖拉太久而無法再延後辦理的事。

以前是一天要出門三次，現在最多是十天出門一次，改變很大。疫境下香港的生活跟很多城市一樣，變得不可理喻。近日，我早晨七點十五分就出門，辦完事幾乎花了五個小時。先到醫院例行驗血，順道連銀行、寫字樓、小食店、超市、郵局、麵包店都跑遍，真是龜縮宅家則已，一出門就橫掃大街小巷，一網打盡，雖然是步步為營，也無不心驚。

到醫院，進大堂要搓手，量體溫，驗血排在第九號，人多，但坐得很疏，一眼望去，五六十人取籌輪候，無不戴口罩；沒有人交談，場景猶如默片。抽血的護士，全副武裝，除了口罩手套，還戴了透明面罩。抽血完才早晨九

點，因為空肚抽血，我把早餐都帶上，到公園吃。杏林街的公園花草濃密，樹蔭處處，空氣清新，有多處的靠背木長椅供路人小憩。背後の木柱上貼了不少通告和警告，內容是不准兩人以上聚會、公共場合必須戴口罩等等。邊吃早餐，便看到清道夫在清掃公園的小徑，對面樹木遮掩下的空地，一位紮馬尾女士看來四十來歲，正在做着各種肢體動作鍛煉，體態苗條，姿勢優美。過了一會，我起身競步，穿過公園，搭乘樂富往九龍城碼頭的巴士到寫字樓。車上人不多，想到之前連日確診人數破百，持續多日雙位數，我不斷用隨身的消毒液搓手。

進銀行，門內有人給量體溫，沒發燒才允許你進入。沒人，入支票很快辦妥了。在自動打簿機打簿，上面有消毒液，我不斷按，不斷搓手。許久沒上班了，從銀行步行到公司約有五六百步，中途停在一家賣早餐的店買韭菜蒸餃，十七元六個，我給一張二十元的紙鈔，老闆娘找贖三塊輔幣，我轉身後掏出酒精往輔幣

噴了幾下，才收進書包裏。

寫字樓多時沒來，塵埃盈寸，空氣沉悶，雖然我滿頭汗，口罩幾乎令人窒息，也不敢脫下透氣。按照一位讀者的訂單，配了劉以鬯先生的好幾本文學著作，裝進一個環保袋，還查了一些再版書的新定價；在洗手間，將馬桶用消毒液消毒了一遍，還倒了漂白水在馬桶內壁，澆了一圈。臨關門前，將水電開關都仔細檢查了一遍，才放心離開公司。

下樓，過馬路就有回家的巴士。車還沒來，車站附近有超市，忍不住誘惑，心想，既然好不容易出門一趟，應珍惜難得的在外時光，多少也要買點東西吧。妻子交代的採購超市雖不是這家，但還是進去看看，萬一有什麼物美價廉的驚喜豈不錯過？我又擔心巴士很快就来，只好在超市近門口處的水果攤上，摸摸金色奇異果，又摸摸青色奇異果，心裏埋怨它的標價不清晰，不知哪個對哪個標價。看看時間差不多了，離開超市，取出包裹的消毒液噴噴雙手。巴士來了，用八達通拍，找位置坐下來，

又將我面前的手抓處、按鈴和八達通噴了消毒液，再搓搓雙手。

下車前，站在車門前抓防跌橫鐵桿，下到馬路上，免不了又是順手往書包一抓消毒液，噴噴手，抹抹手錶。來到住處附近的超市，迅速買了蘿蔔、番茄、豆腐等物，兩大袋環保袋裏有書有餃子有菜蔬，已經很重了，為了不想帶「毒」回家又再出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我負重走到郵局，為領一退再退日期的郵件。一進門就有郵局職員為我量體溫。沒想到的是，逢單日才開的郵局，人頭湧湧，交水電費差餉的，領郵件寄信的繞了幾圈，也許這樣的防疫措施值得衡量和思考，假如郵局正常地日辦公，市民是否反而可以分流疏鬆些，不必那樣擠迫呢？

最後一站，到麵包店買早餐的麵包。回到家看時間，出一趟門，費時五個多鐘。回到家，所有衣襪浸水消毒，然後放進洗衣機，人，則痛快洗熱水澡。

疫情下的出門，實在不易。

夏日湖畔



柏林漫言
余逾

我印象中的歐洲湖畔是一幅人煙稀少安寧寂靜的畫面。但入伏以來，我們連着兩個周末去了柏林郊外的湖邊，也看到「煮餃子」盛況。

第一個周末，我們約上好友計劃上午去摘藍莓，然後去湖邊野餐，下午就在湖邊游泳戲水。摘藍莓很順利，偌大的園子也就五六撥人。當我準備開車去湖邊的時候，打開手機實時地圖看行車路線，便發現臨近目的地湖邊停車場的兩三公里已經出現擁堵，線路顏色是黃色和紅色。

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按計劃前進。離湖邊停車場還有兩公里多，還沒開到最後一個轉彎的路口，路的兩邊已經停滿了車。我已經開始擔心如果前方有來車，不容易找到錯車的位置。好在這條路兩邊有不少別墅小院，人們還是把進出院子的口空出來，這些地方成了唯一可以錯車的地方。

從湖邊往外開的車並不多，排着往裏開的車已經如長龍一般。這條「車龍」的兩邊除了停的車輛，還有擠擠攘攘往裏步行的大人小孩。大人們有的扛着充氣船，有的背着大大小小的野餐包；小孩們抱着浴巾，或者游泳圈，或者牽着小狗。他們大都已經換好了泳衣泳褲，加上帽子浴巾，一眼望去，一群人走在一起五顏六色的樣子如同一個小型游行現場。

在離停車場還有不到一公里的小路上，兩旁已經沒了住宅，都是森林。前面的車尋找到兩旁的空位開始停車，一半停在馬路上，一半停在泥土溝裏或者

泥土坡上。也沒人理會路標寫着禁止停車的警示，只要能勉強留出中間行車的通道，人們就放心停好離開。

我們跟着前面的車把車停在路邊，暫時沒拿上野餐的東西和游泳衣：先走進去看看情況吧。

湖邊的沙灘並不大，沙灘的背後有一片長方形的綠地。從綠地緊挨着公路的地方，已經全是鋪開擺好的野餐地毯、小帳篷、便攜桌椅等等。尋找着空位我們走到沙灘邊上，靠近岸邊的淺水區已經擠滿了人。大部分是不大的小孩和陪着他們玩耍的大人。而遠處的湖中央，才有了分散開來游泳的人，以及各色的游泳板和充氣小船。

看這樣子，人們已經完全把新冠肺炎疫情拋在了腦後，政府規定的一米五間距也沒人理會。我們決定離開。兒子說，既然來了我們去踩踩水再走吧。我說好。

我們沿着沙灘往湖畔人少的一邊走去，沙灘的盡頭是泥土的湖岸，岸邊長滿了蘆葦，蘆葦的後面是一片森林。高大的樹林遮住了這片湖岸，德國人愛陽光，所以這一片「被嫌棄」的泥土地竟然空無一人。

我們喜出望外地「佔領」了這片樹蔭下的湖畔，兩個小朋友踏着一半是沙一半是泥的淺水灘玩得也不亦樂乎。蘆葦的腳下開出幾朵睡蓮，小朋友們在睡蓮的圓葉下還撈了些小魚。

看着遠處陽光下熱鬧非凡的沙灘，和面前陰涼安靜的樹蔭，我想，這也算是文化差異吧？有點意思！

偶然之美



自由談
姚文冬

我不喜歡命題作文、演唱比賽，還有正規的酒席。我覺得，命題作文是一種強迫；非要把一種藝術分出高下的評判則令人匪夷所思；正規的酒席拘禮、客套，故而食之無味。我喜歡的是：靈感突來，抑制不住的創作衝動；興之所至、毫無雜念的演唱；與朋友邂逅，然後拉他進小酒館對酌。

我將此稱之為「偶然之美」。

東漢文學家、書法家蔡邕在《筆論》中說：「欲書先散懷抱。」這句話有兩層含義，第一層是「欲書」，就是突然有興趣想寫一幅書法，而不是被強迫；第二種是「先散懷抱」，就是拋開雜念，包括去除功利心，放棄目的。這種理論，論述的就是一種偶然之美。

記得年輕時，有一家報紙要我提供一張照片，給我常寫的那個欄目作題圖。我很重視這件事，穿上最好的衣服，請單位最會攝影的老孫，關上門，在辦公室反覆拍攝。差不多快拍完一個膠卷時，老孫的司機進來了。那時候，相機是個新鮮物，他好奇地端起來擺弄，還煞有介事地朝我按了一下快門。後來，照相館洗相的師傅說，最後這張最好，表情自然、傳神。並不是說，老孫技術不行，也不是我不配合，我倆其實犯了同一個毛病，就是太想照好了，心裏都布滿雜念、裝滿了目的。而那位司機只是隨手一按，心裏根本沒去想要把照片

拍好，我也同樣，我甚至都沒想到他要拍我。

古代書法中的箋名帖，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便籤，比如現存最早的書法真跡「平復帖」，原本是陸機寫給朋友的一封信，信中說到病體「恐難平復」，故後人稱之為《平復帖》。如此珍貴的書法，卻只是一封私信？假如，當初陸機書寫此信時，一心想着讓它流芳百世，會寫得這麼好嗎？

著名的《蘭亭序》，也是王羲之喝醉後，隨意打的一張草稿/中間還有好幾處塗改。王羲之酒醒後，感覺這帖有些潦草，就想重新再寫一遍。於是，他正襟危坐，小心翼翼，強迫自己寫認真點、再認真點，然而，再怎麼寫，也無法超越第一張草稿了。何以如此？因為，地點變了，心境變了，目的也變了。

作為草稿的《蘭亭序》，是一種偶然之美。越是偶然之美，越會成為永恆之美。

還有一種偶然之美發生在生活中。比如，有時走在街上，不經意一瞥，會發現遠處的一個人很美，且是完全符合自己想像的那種美。這與地點、心境和視角有關，是一種偶然呈現的美。我知道，這種美只是曇花一現。假如我非要到近前仔細去看，有可能令我失望，所以我不會再去看第二眼。

偶然之美不能複製，即使再發生一次，也是另外一種了。

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上周寫完本欄《美國捏緊台灣這張牌》一文，將《李潔明回憶錄》重新放上書架，沒想到翌日美國政府解密兩封里根時代關於對台軍售的文件，包括華府對台北當局的「六項保證」，以及時任美國在台協會（AIT）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在《八一七公報》（全稱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》）簽署當天發送的一封關於「六項保證」的電報。其實，二〇〇三年在台灣出版的《李潔明回憶錄》對「六項保證」一事披露甚詳，當年七月十四日，即《八一七公報》簽署之前一個多月前，李潔明去見蔣經國，李潔明寫道，「美方的六大保證雖然寫在紙上，卻沒有落款簽名，因此是沒有來源對象」，六項保證的主要內容是「重申美國將信守『台灣關係法』的方針，不會訂出停止軍售台灣的日期，也不會逼迫台灣和北京談判」。事實上，多年來華府一直依此行事，正如美國前亞太助理國務卿拉塞爾（Daniel Russel）所稱，「六項保證」充其量只算是「公開的秘密」。

那麼，華府為何要在此時公開一個「公開的秘密」？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史達偉（David R. Stilwell）在解密當天更親自在一個關於美台經濟合作的視訊研討會中讀出「六項保證」的全部內容，對此拉塞爾認為，華府公開「六項保證」和AIT電報，似乎是对特朗普政府鷹派施壓要求放棄「戰略模糊」（美方長期拒絕明確承諾「保衛」台灣，另一方面又展示會對台灣抵抗大陸軍事威脅給予足夠支援）的妥協回應。史達偉是空軍準將出身，曾任駐華大使館首席武官，不知道拉塞爾所指的鷹派是否包括史達偉，但他的話不無道理，今時今日特朗普政府親台反中的呼聲高漲，國會更不乏質疑「一中原則」和中美三個公報、要求美國明確表態保衛台灣的鷹派政客。所謂「妥協回應」，



◀美對台軍售居心叵測
資料圖片

我的理解是華府藉此重申特朗普會繼續執行里根當年的「六項保證」，不會減少或停止對台售武，更不會放棄台灣這張牌。不過，仔細看「六項保證」的內容，並沒有一條保證「保衛」台灣。

史達偉在視像會上還透露，美國去年解密了里根在一九八二年八月針對《八一七公報》內容簽署的一份備忘錄，內容強調「美國願意減少對台售武是有條件的」，是基於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致力於和平解決與台灣之間的分歧」，此外，美國提供給台灣武器的質和量，「必須完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成的威脅為條件」。其實，關於里根這份對《八一七公報》作出「擴大解讀」的備忘錄，《李潔明回憶錄》已全文披露，所以這也是「公開的秘密」。既然美國如此關心台灣的安全，執著於北京不能動武，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何當年里根沒有對台灣當局作出第七條保證，即如果大陸對台動武，美國保證「保衛」台灣？

這個問題不難找到答案。所謂美國關心台灣安全，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美麗藉口，對台售武既是可觀經濟收益，又可藉此把台灣這張牌捏在自己手上，成為中美博弈的籌碼，《八一七公報》簽署三十八年來，美國歷任總統一直都是這個玩法。但是，近期中美關係呈現自由落體式惡化，美國在貿易科技外交

等多個領域發動與中國對抗，美國軍機軍艦頻頻在台海南海進行挑釁行動，台灣綠營有人認為，目前是「台獨」的最佳時機，蔡英文更親自演練戰火逃生一幕，被馬英九狠批其言行，藍營一些人親身經歷過被華府拋棄的切膚之痛，質疑美國是否願意為台灣一戰。有意思的是，日前有媒體問特朗普，如果中國大陸對台動武，美國會怎麼回應？特朗普沒有正面回答，說了一句「中國知道我會怎麼做」。

李潔明在回憶錄中為里根當局簽署《八一七公報》作了很多辯解，但不爭的事實是，里根將中美關係置於美台關係之上。里根是何等政治智慧之人，他當年沒有，以後歷任美國總統也都沒有對台灣當局作出「保衛」台灣的保證，連口不擇言的特朗普也迴避這個問題，歸根究柢，是因為美國雖然非常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，更不願意放棄「台灣牌」，卻從未想過要為了台灣開戰。如果美國做出這樣的保證，即使只是基於台海局勢的策略性考量，實際上也可能令「台獨」勢力受到鼓勵鋌而走險，到時候美國不出兵背信事小，給北京統一台灣師出有名的機會就大件事。歷史是一面鏡子，拉塞爾是過來人，他對於華府此時解密兩份關於《八一七公報》文件的解讀，會不會令期待美國為台灣一戰的綠營當局清醒一點？

書店與酒店的跨界合作



市井萬象

近日，位於上海市閔行區愛琴海購物公園的亞朵S酒店聯合單向空間所打造的單向空間，亞朵聯名店正式對外營業。酒店中庭作為書店，藏書八千冊。

中新社

